禮記章句

衡陽王夫之譔

祭統

此篇所論皆天子諸侯之祭禮謂之祭統者言舉尊以統卑也葢亦祭義之餘編爾凡十二章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

治人之道别政之屬曰先也經常也綱也五者吉凶賓嘉祭以合幽明親本始故尤重焉此節總起一篇之意

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

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夫防無反

物事也至猶生也怵感而動也奉持行也賢者果有不忘親之實乃能以心行禮而非徒虛設其儀也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

備各得也內盡於己則心安外順於道則理得心安理得賢者之所求於天人而欲備者也故謂之福世所謂福徼幸而已矣

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

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長丁丈反

本一者愛敬同原於至性也賢者盡忠孝之實於心而備得其理故無所不順順以備則祭而獲福矣

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之心也道徒到反為于偽反

致者固有而推行之也道行也安和也參酌也時疏數之節也明猶潔也為謂福祐為己之報不求其為無所祈也賢不肖之辨義利而已以利事其親而人理絕矣

唯行其不容已之心則儀文自中其節而明之禮樂幽之鬼神其致一也

右第一章　此章乃一篇之大旨

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養餘亮反下同

追養已往而追致之也繼者相續無已存沒不間也

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畜許六反

畜者馴養伏順之意心所安行之謂道倫理也馴其心以極於柔謹則心理交得而存沒皆盡矣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

三道者孝子之行也行胡孟反

順順親志也時以時脩而不忘也心順則行順存沒異而愛敬不忘一也

右第二章

旣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取七句反

旣內自盡承上二章而言玉比德之辭本謂備官備物以此爲始基

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

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大祭之大防無反長丁丈反

外內之官助祭者也君統外夫人統內而官備矣具祭品也田牧采取外有司掌之醯造饌陳內命婦掌之水草芹茆之屬陸產麋兔之屬三牲大牢八簋黍稷稻粱各二此言天子之制以統下也昆蟲蜩蚳之屬草木之實榛栗之屬陰陽之物者昆蟲草木天地所產非牧畜樹蓺之得也心言誠敬之積也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共九容反齊卽夷反盛是征反純當作緇莊持反

耕耕籍也天子南郊諸侯東郊尊卑之差也蠶皆於北郊婦禮質也純元也天子祭服之上大裘而冕其衣元也冕諸侯祭服纁纁也非莫者言非無人為之耕蠶也有其心而必以身踐之之謂誠身親之而後不疑其不竭之為信盡謂身心交致也道者竭力事親人子當然

之道也

右第三章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

乃齊齊齊之之齊側皆反餘如字

齊一也專壹其心志於所有事也不齊者人之處事接物一心應感無恆須專致之不妄動也

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耆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

精明之德也齊並側皆反下同者皆時利反

大事祭也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恭敬以心言祭所尊者也邪物謂淫聲姦色防者違之不使相干也止訖皆禁絕也樂雖非邪而發舒心志散而不專矣苟慮暫雜他慮道愛敬思慕之道禮者動有矩度也純一不雜之謂精澄澈不昧之謂明

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齊之謂齊者三齊字皆如字

定者定其雜妄齊者齊其正念雜妄念定則正念自然齊一而專精明澈矣

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有于救反大他蓋反

期祭之日也旬有一日者齊凡十日先一日戒之也宿預戒也宮宰周禮之內宰君兼天子諸侯夫人兼王后外路寢內夫人之正寢言大廟者禘祫則於太廟時享則於太廟始也

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純與緇通阼持反

此始祭時也立於阼以待神也東房饌籩豆之所立於東房待薦也

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

此事尸於堂之禮也圭瓚以圭爲瓚槃之柄獻用鬱鬯曰祼半圭曰璋大宗宗伯亞祼本夫人所奉夫人有故則大宗攝此本言夫人亞祼而云大宗者通禮之變而言之也

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從如用反

亞祼已君乃出迎牲紖牽牲繩芻藁也所以藉牲而縱之既殺而薦血腥夫人又酌獻則用盎齊涗清酒所以泲醆酒爲盎齊者也水者明水也盎酒既涗於清酒而

又加明水也宗婦外命婦執者奉之於位以侍夫人之
獻酌也
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
此薦熟之禮也羞割而進之也嚌祭肺也以尸嚌之而
不食故謂之嚌豆饋食之豆
此之謂夫婦親之
總結上文申明前章求助之意
右第四章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
以樂皇尸樂盧各反下同

此所言君者攝君象也凡大祀之樂大司成帥國子以舞取上舞位最尊處總干大武舞之始冕服象君其餘舞者皆弁服象羣臣

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之義也竟[illegible]

影仮

與天下樂之者揚雄所謂甯神莫大於得四表之懽心也舞者有君臣之象則合一國而同樂之義言竟內而天下在其中矣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

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夫防鄧反道徒到反

天子之祭獻有九祼居二焉聲兼笙奏金奏而言升歌堂上之歌朱弦疏越而歌清廟也武宿夜六成之始成即總干山立樂記所謂備戒之已久也宿夜者預戒之謂故以名其曲三者為禮樂之始事敬其始所以接神於無朕也重三道以增愛敬之志因外以警內也志重

於內而後禮重於外緊內以生外也內外交盡質文相因斯以爲聖人之道

右第五章

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夫防無反

知謂達其義也知善終如始之義則必敬於祭矣餕者主人拜之用盛禮所謂善終如始也尸亦餕鬼神之餘者天子諸侯先薦毛血燔燎大夫士先陰厭而後迎尸也

惠術也可以觀政矣

澤必下逮而施之有其等推之而政理具矣

是故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餕上之餘也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進本餕字之誤子峻反施式智反

謖亦起也變文言謖者言其起謖謖然衆皆肅動也君與卿四人者君及三卿也君於尸亦有臣道故與大夫餕君同言君餘士上士執事之尊者八人其長也貴賤以爵言百官庶有司也不與堂上之事故餕於堂下徹

之者言百官餕已乃微也上下以職事言變猶降也興
發令也施惠之道愈降愈廣而貴賤有差則恩澤徧及
而分定不爭此節申上文惠術之義
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祭
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
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
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餕見之矣故曰可以觀
政矣竟居影反大防無反
黍兼稷粱而言諸侯六簋言四簋者留二以待陽厭也
脩具也四簋所俗可以徧餕皆預具於廟中不假外益

若君脩政於廟堂而境內取治矣澤福也夫人盡人也
待待其發政施仁也下待上惠民之欲也豫民之欲而
給之不勞政理盡矣此節申上文可以觀政之義

右第六章

夫祭之爲物大矣其與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夫防無反與以諸反
爲物猶言爲事也盡仁孝通幽明故曰大興物用物也
順以備因心備物以修順德也教謂五教皆以順爲德
而人君躬行孝道其本也

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

於其親長丁丈反
長官之正長尊上孝親皆順德也唯躬行順德以爲之
本
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祀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
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
君明則臣服敬生則子孝教必有本也道盡於己而名
義正即此以立教也
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
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惡烏路反
恕以施物而忠以盡己教乃行爲皆本諸身之道也此

二節皆以反覆推明教本之義

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與以諸反

身爲教本而順爲德本祭備大順教無不自此而立矣孝子之情事亡如存不容自已初非因民之待教於己而始盡其愛敬於宗廟而理之所推感人心之同然則有不爽者斯以爲德之至大也

右第七章

夫祭有十倫焉夫防無反

倫義類也

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見賢徧反殺所界反別必列反長丁丈反下並同

政事發政施惠之事際交也上下之交無所不通而無雝祀也祭以報本崇孝而為大順之德故於天下之理無所不順是以先王之制祭禮推盡其義以事其親而十倫備矣

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爲于偽反

同几與配食之妣其設一几依神令神札依也詔祝告祀事於尸也於室者饋孰時出於祊者繹祭事尸於門外也夫婦異體而几同從其魂氣之同歸而不爲之殊乃一人之神而兩求之於室與祊則又以神之無方而無所滯同異異同之間鬼神之本異於人者幽明固然之理故如其道以事之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

疑者未定之辭稱君臣者天子諸侯之祖考皆其君也

尊統於一故不言父其言全於子者通大夫士亦不敢

迎尸也

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夫防無反行胡郎反

北面天子諸侯朝事尸於堂席戶外南面而祭者北面也人子於親無所不屈於子行而猶北面以事之尊親之至矣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散蘇亶反

琖次玉石玉爵琖爵皆容一升散爵雕木爲之容五升以者卑不爲之洗也皆以齒各於其列以齒爲先後也此謂九獻之禮也飲五者二祼尸不飲不在數內祼後朝踐二飲饋食二飲食畢酳一飲酳已乃獻卿也言當尸飲五之後也飲七者獻卿已夫人酳尸賓長獻又飲二而後獻大夫也飲九者飲七而祼二九獻之禮備矣長賓長見弟更致於爵於尸又飲二而後獻士也蓋有司者執事堂下之庶士也舊說以爲此上公之禮侯伯七獻尸飲三而獻卿子男五獻尸飲一而獻卿大夫士無祼三獻而獻賓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夫防無反別必列反長丁丈反大他蓋反下同殺所界反

昭明也位南鄉穆邃也位北鄉羣昭羣穆子孫之助祭者父北子南不失其列而於所列之中孫從祖下則所自出者不亂而親疏別矣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此爵賞之施也鄉許亮反舍與釋同施隻反

授位之階謂之爵者以於祭受命則因視其所命而受瑤玉之獻也一獻謂一酳尸之時書卽策也樊而命之之辭若今誥敕然所命受命之卿大夫也非時而祭曰奠薦而無尸其廟所命者之廟必奠者歸榮於祖考

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授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卷與袞通古本反挍胡教反鐙都騰反處昌據反

按豆中央直者執醴謂執醴齊之人兼掌授豆於夫人以薦者也鐙豆跗柄爵旁盝也足爵足尸授夫人執柄

夫人受執足夫人獻尸執足尸受執柄互與而見襲仍也夫婦相授受謂君夫人交相致爵不相襲處亦柄足異執也執必異處則手不相挑酢致爵之酢也夫婦通男女而言男女別則夫婦正矣

凡爲俎者以骨爲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爲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髀併弭反重直龍反

爲俎割肉分設也俎助祭者之薦俎以骨爲主者膺及腸胃同而骨異也髀肩皆前足肩當項髀近下凡前貴於後謂脊脇臂臑之屬取猶得也不重不多也不虛不少也貴賤有別而各得其所得實均而名別乃大平之道

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長丁丈反）

賜爵旅酬之爵謂之賜者發自皇尸則祖考之所賜也爲一爲一列自相旅也齒者以兄弟爲先後此同姓不論爵而但以昭穆及齒也羣有司皆以齒言異姓自卿

以至尊有司皆以爵序而爵同則序齒也

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爲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畀之爲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夫防無反煇去爐反胞薄交反竟居影反

畀賜也賤者不得與於旅酬及餕祭畢而以肉頒之也

煇考工記作韗韗人爲皐陶皐陶者鼓腔䥥也甲者樂

器之有郛腔猶介蟲之甲也胞與庖同翟喪禮謂之狄人周禮謂之夏采以其陳列樂器故亦為樂吏之屬閽守宮門者古者不使刑人守門蓋傳註家以釋閽為真之義傳寫誤連正文古謂夏殷時也明足以見之者達下之欲也仁足以與之者樂施不吝也明君仁知之君上下相體而恩及之民無凍餒推此而順施之爾

右第八章　此章統言祭禮之備凡人君事天治人明倫飭紀施仁行政之道無不該而存焉以見孝道之大無所不致其順也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

凡祭者天子諸侯宗廟之通禮夏曰禘者夏殷之制

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

故曰莫重於禘嘗

義謂所取義也陽盛於終七進而九也陰盛於始八退

而六也求魂於陽求魄於陰必於其盛故古者以此二

祭爲先重

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

順陰義也

發爵賜爵周禮所謂三命受位賜服所謂再命受服也

出田邑頒祿田采邑秋政者收斂賦聚之政陽主名陰

主利陽以榮陰以養必於禘嘗者奉祖考之命以行之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

記古禮經傳記文發公室者士田皆統於公民之歸田及大夫士絕者之祿田皆收於公室至此而更發以授新命者也草者五穀之莖也艾與刈通穫也墨黥刑時可以用薄刑也弗敢草者君未薦新則未下收穫之令民不敢穫也引記以證上文出田邑發秋政之制而禘之發爵賜服可類知矣

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

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

陰陽者萬化之本其盛衰先後尊卑名實之別裁成以得宜而治道備矣君明其義以制而臣盡其職乃能各全其分義之所當爲也

右第九章

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大防無反）

濟成也諸衆也有得於心之謂德欲行其德之謂志行焉而各適其宜之謂義發謂繇此而見於用也此承上章而推言之言祭之各有取義皆德之所繇著而志之

所自成爲不可苟也
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
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竟居影反
厚者敦篤詳愼之意章明審也義所以濟志而發德而
必德盛志厚者乃能積於中以著於外而明審其義義
章而禮明樂備自益生在廟者恭肅之心而化行於下
民皆喻於尊親以敬其君父矣
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
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
身親涖之而後德志之盛厚者可盡也有故謂疾病不

失其義謂必明審其義以行無闕失也君檝制義義自己立必慎於德以行其志非臣下之所可代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非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爲民父母矣
疑者心不愉也心不愉於其義則覓爲虛設而徒求於法制以强行之志褻氣杀敬必弛矣尊親之義不著民皆不親其上危亡之階也反覆推言以申上章治國之本之意
右第十章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

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夫防無反下同莫不有惡謂歷世非一不皆善也孝子孝孫莫不欲揚其先之美唯賢者以功德受爵命乃有銘

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句教也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比毗至反

德善德行之善者有功於民曰功烈有功於國曰勳勞有德有功有勳而受慶賞立聲名斯不誣矣列著也酌

斟酌其美而紀述之也比次也謂次列己名於後也順謂子孫承祖考其義順也教者使人興起於善之道壹與一通上以稱祖德下以垂世教也

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爲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與羊如反知珍義反

所稱謂祖考之善所爲孝子之能銘之也見謂知祖德之所當稱者與及也仁孝之恩上及祖考也利成也能善文辭精制造以成器用傳後世也勿伐不自居功而歸之祖考也

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啟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假古伯反大他蓋反左側个反右于救反難奴案反射羊益反耆時利反率所類反解佳隘反予余呂反女人渚反辟必益反

孔悝衛大夫六月夏正四月夏祠時也丁亥者內事用柔日公衛莊公蒯聵也假至也至廟而祭也異姓謂之舅莊叔孔達成公衛侯鄭漢陽楚也成公為晉所逐出

奔楚達隨之即就也宮舍也晉執衛成公歸之于京師
達又隨往焉獻公衛侯衎成叔孔烝鉏服位也文叔孔
圉輿役也舊謂先世者欲志也莊慶士謂身爲表率興
舉羣士與立功也再稱公曰者前述往事此乃命辭也
予命也若順也對荅揚舉也啓右也烝大也彝尊彝言
己荅君之賜而舉行之以君之命勤於彝及鼎此鼎銘
而並言彝者二器同銘傳者鼎耳孔悝不能正己以藉
難被劫而受賞其先世達則于伯致討閨則犯義首禍
皆無足稱鼎銘類皆誣辭記者因其器之存取以爲徵
以見銘之體制如此耳所謂不以人廢言也

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比毗至反

承上文而推古人之爲銘類如此也此兼言國者通諸侯而言宣和博古圖有齊侯宋公之鐘鼎是已

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

守宗廟大夫也社稷諸侯鼎彝祭器而銘鑿焉以着於廟中亦祭義之推仁孝之事也

右第十一章

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

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
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
兼言康王者或成王賜之魯公不敢受康王復命之然
因此可見魯之郊禘不知始於何時記者傳聞亦疑之
矣所以勳勞明其皆爲王室也大嘗禘謂當夏而禘
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
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
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夫防無反
下堂下之樂管象笙奏象之曲因以舞大武笙舞蓋並
作之大夏禹樂周用之爲文舞康褒大之也

右第十二章　此章亦明世守之義而推本於成康之賜又以見其非諸侯之恆禮也

禮記章句卷二十五終

衡陽王夫之譔

經解

此篇首明六經之教化民成俗之大而歸之於禮以明其安上治民之功而必不可廢蓋易詩書樂春秋皆著其理而禮則實見於事則五經者禮之精意而禮者五經之法象也故不通於五經之微言不知禮之所自起而非秉禮以爲實則雖達於性情之旨審於治亂之故而高者馳於元虛卑者趨於功利此過不及者之所以鮮能知味而道不行也後世唯橫渠張子能深得此理

以立教而學者憚其難爲無有能繼之者於是而良知之說起焉決裂藩維以恣其無忌憚之說行而聖教泯學者誠有志於修己治人之道不可不於此而加之意也凡四章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

教行自上而習成於下貞淫醇疵之本不可不慎也

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絜與潔通古屑反屬之欲反比毗至反下同

爲人謂學者言行趣向之別也溫柔情之和也敦厚情

之固也疏通達於事知遠辨於古也廣量有容也博志不狹也易心無險也良行不暴也絜靜安吉凶之正也精微察性命之理也恭不傲也儉有制也莊不狎也敬不懈也屬辭連屬以成文詞善為辭命也比事比合事之初終彼此以謀其得失也記者引孔子之言而釋之言自聖人刪定以後立教之道盡於六經為君師者以此為教俾學者馴習而涵泳之則變化氣質以成其材之效有如此矣

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此上疑有闕文爲纔舉其教而不達其理者言也六經之教本中正互成而無過顧易言天人之際不可以聞見徵索禮樂繇文生情文顯而情隱詩書春秋則因昔人之辭與事而備存以待學者之自擇儀立教者未察於聖人之旨而徒倚其文使學者莫得其歸趣則其失有如此者愚者懦茸而不能斷之謂誣因史官之辭而謂先聖有已甚之行以自成其妄也奢樂而無節也賊害也言性命而不得其實則反以賊害人心也煩苛細也亂謂習戰爭游說之術

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

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深者擇之精而得其實之謂六經之教皆窮理盡性本無有失立教者得其精意以導學者於大中至正之矩則人皆興起於至善而風俗完美蓋經正而庶民興異端曲學不得竊而亂之矣

右第一章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

天子謂聖人在天子之位而制作典禮者也德盛位尊建極於上以立其本又能體察事物之宜以曲成萬物故創制顯庸而爲禮教之所自立也

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朝直遙反道徒到反

道順繇之也聖通明也序德之條理也環所以[illegible][illegible]者忒差也四國四方之國此承上文而言王者動必以禮故德盛配天地而爲立教之本也

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說弋雪反 去邱矩反）

發言曰號出令曰令信者循物無遂之謂除去天地之害謂裁成六府以利用而無所傷也義宰制之宜也此承上文而言王者兼利萬物明照四海則民莫不尊親而治定制禮乃以有所制作而無不成也

右第二章　此章承上章言教之意推禮爲教之大體而其所自制本於聖王之德盛治隆故以建中和之極爲化民成俗之至教而人不可廢也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圜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圜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縣胡涓反

誠猶審也審亦誠也陳施也承上章而言先王本身議道以制禮為治國之器垂之後世君子奉之以正國則天則定而邪正明雖有邪說詖行附仁義以行其私者莫之能亂矣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

隆崇尚而習之也繇行也方道也有方之士上所舉無方之民上所懲公論明刑賞定而國無不正矣

右第三章

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朝直遥反長丁丈反下同處昌與反

章首當有夫禮者三字蓋闕文也恭敬辭讓人性固有之德而禮以宣著其節文以見之行者也敬讓之用行而道達於天下矣入謂朝位也位序也安上謂上下辨民志定而上安其位也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鬭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別必列反夫防無反壞古外反辟匹亦反苦公戶反行胡孟反

諸侯春見天子曰朝秋曰覲小聘曰問壻曰昏謂娶也
婦曰姻謂嫁也防隄也水之所自來謂決口也舊禮先
王不易之禮去違也亂患敗亂之患苦與楛通不良也
倍死忘生謂倍死之漸必至忘生而不孝養也
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
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氂繆
以千里此之謂也遠于願反氂里之反俗本作釐者誤繆與謬同靡救反
微深至也六經皆聖人之教而尤莫尚於禮以使人之
實踐於行則善日崇而惡自遠益易知簡能而化民成
俗之妙至于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則聖神功化之極不

舍下學而得之矣易古易傳文引之以明君子之教愼之於微不離日用動靜之閒而善惡之幾治亂之效皆自此而分也

右第四章

禮記章句卷二十六終

衡陽王夫之譔

哀公問

凡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諸篇文詞複雜與論語易繫爲夫子之言者迥異故論者疑爲僞作然大戴記亦載哀公問一篇文其他篇夫子與哀公問答不一體制皆與此篇相類要其中正深切非後儒之所能作但當時坐論之際以口說答問門弟子遞傳而後筆之於書則其潤飾引伸而流爲文辭之不典者有之矣固不可以詞而過疑之也當哀公之時夫子老而致政與諸

夫子講說於魯哀公問其風而就教故夫子卒而公誄之曰無自律則公之及於夫子之門徵矣觀公問答之間亦若知有道者而夫子以君臣之禮對之較詳蓋聖人尊君而急於明道樂與人善而不以不足與言薄之斯聖道之所以大也若公之說而不繹從而不改聖人亦末如之何而遂謂儆其不足有爲而拒之乎抑公之失信無禮與我辱國夫子際其分崩離析之時不即擿其極儆之端以繩糾之而所陳說者猶是百王不易之大道豈徒爲迂闊而亡當哉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以爲堯舜而無不足者以救敗亡而不能離此以爲道聖

人之教初無因人因事之異後儒不察乃有就病施藥之說變其殺率以枉己而思正人此教之所繇圮道之所繇晰而豈聖人之若是哉此篇所問答皆謹禮之論故記者采焉凡二章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

大禮謂禮之大者尊重也小人無位之稱非天子不議禮故夫子讓而公勸之言也

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繇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

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長丁丈反數所角反然字衍大戴記敬然字斷句下云夫然後當從大戴爲正

人生於天地而名分以安其生親愛以厚其生皆本之不可忘者也節者不僭不怠之謂上下官長之相涖者也男女夫婦也婚姻曰昏壻黨曰姻疏數其往來之禮也以此用此故也尊敬崇尙之也崇尙禮也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句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句以嗣其順之

所能者百姓之所可能也會者五倫交接之誼節有成事謂逐節而皆有定制也雕鏤器皿之飾文章黼黻衣

袞之黼黻絺繡斕成章而備物之美也順者順人心之安也體者人心之所共安百姓之所與能者也既盡其質又備其文以利導人情使之相長而非有所強於天下故極其盛美而非過也

然後言其喪算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

言論定之也算喪服麤細久近之差也豕者太牢少牢特牲之所通用腊乾麋兔也序宗族者因祭而合族於廟中序其昭穆也喪祭於禮為尤重故特申言之要以厚其所繇生而以所可能者立教也

卽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卽當從大戴記作則

節當從大戴記作處醜昌呂反幾渠希反

安其居處者各安其分位而不願外以妄爭也醜惡也幾附纚爲沂鄂也貳重也禮極於文君子不以用物爲惜要以備禮爲止至於禮文無缺則力崇節儉以澹泊止爭而恤民禮之所爲行而不匱也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

子莫爲禮也好呼報反厭一豔反敖五到反當丁浪反

君子以位言實利也淫德沈湎淫樂心安而自得也午大戴記作怍謂逆衆心而窮兵也求得奇貨侵掠之利當欲遂所欲也所方也莫爲禮者縱欲敗度民勞物匱而志不在行禮也

右第一章　此章之旨大要以居儉爲主林放問禮之本而夫子答之以儉其意略同蓋奢者儉之反而奢者禮之賊天理人欲之消長民力物產之盈虛有餘於彼則不足於此一自然之理也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

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

人道政爲大愀親小反下同

人道立人之道愀然變動貌固語辭政教令也教令設於上而民莫不從是人道之統紀也

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

爲正正其身以正人也

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物大戴記作民

嚴敬也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三者之序也

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

無似猶言不肖治辭也三者人倫之本皆以愛爲主而愛而不狎有禮而非虛文則敬其至矣

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矣大戴記作也

大昏天子諸侯之昏禮也君子行禮無所不用其敬而昏姻之際易於狎昵而忘其敬乃賓則父子君臣之本王化之基唯發乎情止乎禮以敦其敬而後可以立人

道之本故尤爲敬之至大者也

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迎魚慶反下同

既至承上而言其爲敬之至也上親之謂躬親先施敬也下親之謂相親愛

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舍書也反與以諸反下同

興起也以敬爲愛所以敎其愛也愛不以正則徇欲而非眞愛矣政之本者正己以正人之本閨門爲風化之始也

公曰寡人願有言句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

疑親迎雖所當敬然冕者人君之祭服爲過重也

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好呼報反

先聖謂先世元德顯功受命作祖者主祭主也

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焉得之焉於虔反

固陋也識陋故疑疑則問之乃聞聖人之言也哀公雖喜於聞所未聞而終以昏姻爲男女之欲而繼嗣爲其後起不知人情之動卽天地生物之理褻之則從欲而

流重之則生生之德卽此而在蓋天理人欲同行異情順天地之化而禮之節文自然行乎其中非人欲之必妄而終遠乎天理此君子之道所以大中至正而不遠乎人也

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遂言不待問而更端推言之也配合也宗廟而言天地者謂魂升魄降復合於天地也直言之義未詳舊說以爲當作朝廷物事也物恥行事過失而以爲恥者振救

興復也此承昏禮而推言之見君子事神治民皆隆禮以自立無所踰越以自彊爲守身保國之大本而政無不行也蓋常人所易褻者莫甚於男女居室之際於此必盡敬以合愛則宗廟朝廷之大其率禮弗違愈可知矣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政者自正以正人也有道謂禮禮所以行其敬之道也大昏親迎敬妻之道冠昏必醮喪爲長子斬衰三年之類敬子之道也

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

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

主謂生養沒祭爲內主也敬身者動必以禮也動不以禮則辱身以及其親而人道不立動罹凶咎矣敬身爲敬妻子之本敬莫大焉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雖盡其禮徒爲虛文而況以身徇欲則其於妻子必狎暱慢易疑禮之爲過情而欲去之求其接妻子以敬亦必不可得矣

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妃古配字

滂佩反大如字愾與暨通其冀反

百姓之象謂民之所取法也及者因君之敬而咸敬也

愾徧及也大王謂王天下之大道順治也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辭稱說也作辭民以爲口實也作則民效其尤也命令也敬恭謹慤而寡過也敬孚於民而民化之乃以驗敬德之成也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

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

歸之名謂衆樂推之也此上四節承上文重大昏之義而極言敬德之重爲誠身事親之本蓋至化民成俗極治道之盛止以盡爲人子者無忝所生之事則與上章民所繇生之意相發明而尤爲深切矣學者所當深玩

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

愛人者與敬爲親而後人可得而愛也有其身無所往

而失忘也安土隨遇而處之有道也樂天天理在己而無不順也成其身盡人道也承上文而詳推之言君子之修己應物敬以爲本禮以爲用則外不失人內不失己而事物之變無逆於心然後人道立而不失乎所繇生之理蓋脩己治人之統宗而安身利用之樞機也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過差也物如詩有物有則之物天之所命親之所生能踐其形而性盡矣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

盡人之道則身成矣而君子尤貴天道而思法之故哀

公疑焉

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從循行也不閉施明於下也明物理昭著也日月運行循環不舍而光暉下逮久而不渝生成萬物無行作輟而功用昭著此二者皆天體無息之大端君子之法天者法此而已敬以成身而不已其敬則自强不息之實也蓋成身之理敬以踐形取之人道而已足惟其存敬之功則法天之健斯以爲天人之合德而非躐等希天

舍其必盡之物則以業禮而妄託於無爲卒至辱身損親如異端之所爲也

公曰寡人惷愚冥煩子志之心也惷書容反志大藏作識

惷愚也煩惑也哀公以夫子所論甚大謂已愚惑夫子所知欲求簡要之旨以自勉

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

不過乎物者成身之實仁人之事天孝子之事親一於此而已矣蓋身之所繇生惟天與親而授我以物者即授我以則唯能戰戰栗栗不敢縱恣以中其當然之節

則身無不敬而施諸物者自能與敬合愛而明倫作則
以爲爲政之本也
公曰寡人旣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
言也是臣之福也
哀公念行之之難也則若將有志於行矣故夫子獎而
進之
右第二章

禮記章句卷二十七終